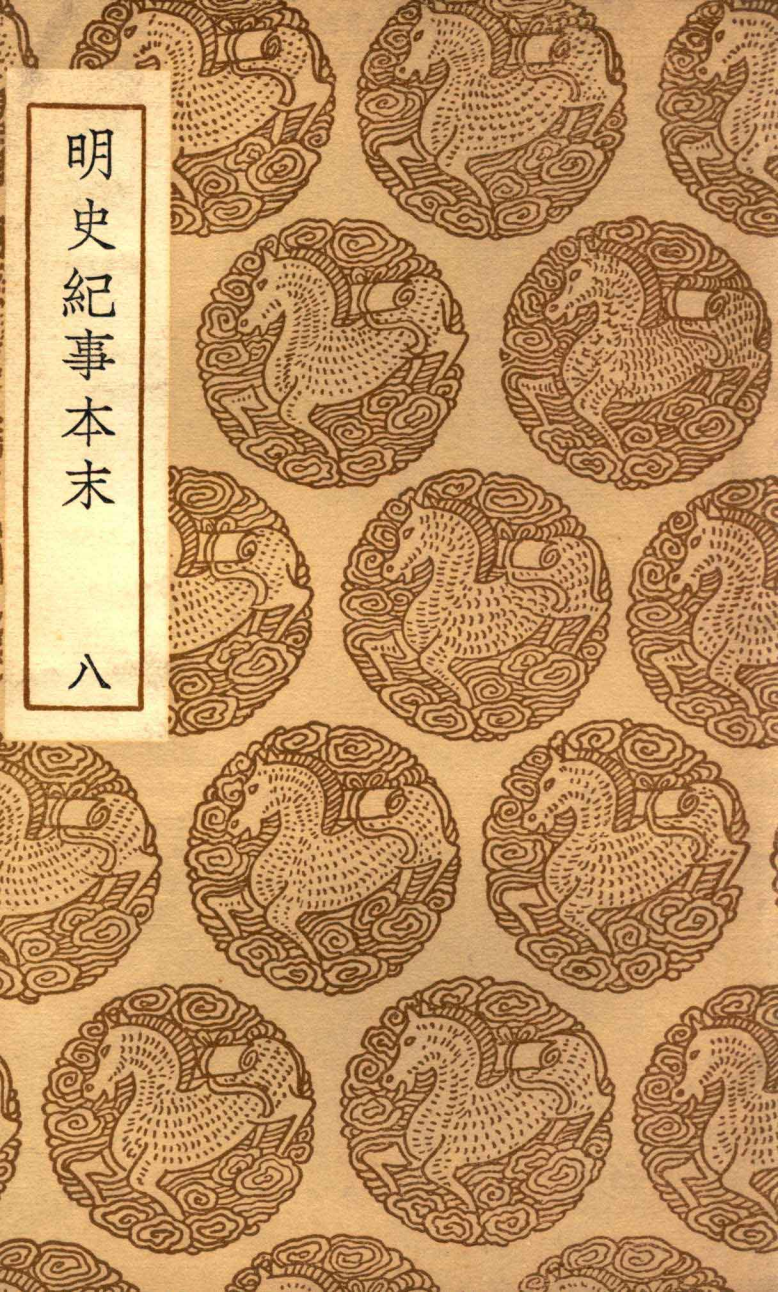


明史紀事本末

八



明史紀事本末

(八)

谷應泰編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世宗崇道教

嘉靖元年春三月，簿錄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財資，及元明宮佛像，毀括金屑一千餘，悉給商以償宿逋。齊瑞竹正德間，賜玉璽書金印，賞賚無算。至是，從工部侍郎趙璜言也。禮部郎中屠埏發檄，徧查京師諸淫祠，悉折毀之。七月，帝漸興寺觀，崇奉諸教。汧珊疏言十漸，其三言議復諸不經淫寺觀，非初罷之意。章下所司。

二年夏四月，暖殿太監崔文以禱祀誘帝。乾清諸處各建醮，連日夜不絕。又命內監十餘人習經教於宮中，賞賚不貲。大學士楊廷和、九卿喬宇等疏請斥遠僧道，停罷齋醮，給事中周瑯、張嵩、張汝、安盤等交章劾文，乞置重典，俱不報。閏四月，停齋祀。時給事中鄭一鵬上言：「臣巡光祿，見正德十六年以來，宮中日常膳外，少有所取，邇者禱祀繁興，制用漸廣。乾清坤甯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至於五花宮、西暖閣、東次閣，亦各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俱虛設而無所用矣。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爲甚。」臣謂挾此術者，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曩以欺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陛下急誅之，遠之可也。伏願改西天廠爲寶訓廠，貯祖宗御製諸書。西番廠爲古訓廠，以貯五經子史諸書。漢經廠爲聽納廠，以貯諸臣奏疏。選內臣謹畏者司其筭鑰。陛下經筵之暇，遊息

其中則壽何以不若堯舜。治何以不若唐虞哉。帝曰。天時饑饉。齋祀暫且停止。五年。以道士邵元節爲真人。吳尙禮爲左至靈。

七年春正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宮寢之中。非祀天之所。每日拜祝。恐勞且褻。請已之。報聞。

十年十一月。遣行人召大學士張孚敬還朝。建祈嗣醮。欽安殿。以禮部尙書夏言充醮壇監禮使。侍郎湛若水。顧鼎臣充迎嗣導引官。文武大臣遞日進香。上親行初終兩日禮。

十一年冬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斥汪鉉。郭勛之奸。乞罷工作。禱祀上怒。收繫。械訊瀕死。謫戍。

十三年五月。上御重華殿。召大學士張孚敬。武定侯郭勛等五人入。觀祀天青爵。作紀樂同遊詩。

十四年夏四月。大興隆寺災。御史諸演請順天心。絕異端。敕禮部尙書夏言覆奏。改僧錄司於大隆善寺。僧徒還俗者聽。併移姚廣孝神位。廣孝神位。帝更定祀典。撤太廟配享。移入興隆寺者也。

十五年春正月。加致一真人邵元節道號。賜玉帶冠服。元節興安人。仙源范文泰見而奇之。授以龍圖龜範之祕。嘉靖初。徵入京。召對便殿。首以真教主靜之說進。帝嘉納之。已爲禱雪。輒應。命爲致一真人。領金籙醮事。給玉。金。銀。象印各一。會帝有事南郊。召元節分獻風雷靈雨壇。預宴奉天殿。班二品。并封其師爲真人。敕建真人府都城西。落成。命夏言作記。刻之庭。歲給祿一百石。遣緹騎四十人充掃除役。贈田三十頃。獨其租徭至是寵待益隆。夏四月。詔求紅黃玉以禮神。十月。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甯宮。時帝欲

除去釋殿。召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尙書夏言入視。大服千善殿有金鈔象神鬼淫褻之狀。又金函玉匣藏貯佛首佛牙之類。及支離傀儡凡萬三千餘斤。言退。上疏力請瘞之中野。不得瀆留宮禁。帝曰。

朕思此類智者以爲邪穢而不欲觀。愚民無知，必以奇異奉之。雖瘞中野，必有竊發以惑民者。其燬之通衢，永除之。於是禁中邪穢，迭斥殆盡。十一月，大修金籙醮於立極殿。七日夜，以謝儲祥。以大臣爲上香，監禮，迎嗣，引導等使如舊。十二月，以皇嗣生，錄致一真人邵元節禱祀功，加授禮部尚書，給一品服，俸賜白金、文綺、寶冠、法服、貂裘，授其徒邵啓爲等錄秩有差。先是，上命中使卽貴溪山中建仙源宮。旣成，元節乞暫還山，已而帝遣錦衣千戶孫經往趨起之。舟至潞河，命中使迎入，賜彩蟒衣，併闡教輔國玉印。時帝以祈嗣設醮，旦夕有雲氣見於圻壇上，大悅。越三日，皇子生，遂有是命。

十七年，命建金籙大齋於內皇壇。白鶴遶壇，卿雲捧日，賞賚天師張彥頤有加。嘉靖初，彥頤入賀。上賜問，以清心寡慾對，加封正一嗣教真人，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遂留京邸。旣而請還山，上遣行人持詔召之。稱卿不名，宅燬爲作治，給事中黃臣諫曰：「昔者樂巴、郭憲喫酒止火，彥頤宅燬，陛下又安用治之？」上不從。彥頤尋卒，詔如列侯例賜卹典。天師永緒上所命名也。

十八年八月，致一真人邵元節死。時上躬視顯陵，元節留京師，一日晨起，召其徒語之曰：「我殆將逝矣，安得走行在。」一見皇帝，言未旣卒，帝駐蹕裕州，聞之，慟，手詔敕行在禮部贈諡，命中官錦衣護其喪，喪還，敕有司營葬，卹典如伯爵例。以方士陶典真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真一名仲文，黃岡人，少爲縣掾，喜神仙方術，嘗授符術羅田萬玉山，而邵元節徵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授遼東庫大使，秩滿至京師，時元節貴幸，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閒，會宮中黑眚見，元節治之無驗，遂薦仲文代己。試宮中，稍能絕妖，帝寵異之。至是，扈駕南巡，至衛輝，白晝有旋風繞駕不散，帝以問仲文，對曰：「當火。」遣仲文禳之。仲文曰：「火

終不免。可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無算。錦衣陸炳非闖人負帝出。竟無恙。明日敕行在吏部授仲文是職。給誥印。許攜其家於官。九月。上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監國。朕靜攝一二年。然後親政。太僕卿楊最上言。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夫堯舜性之。湯武身之。非不知修養。可以成仙。以不易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智不知學哉。孔子謂老子猶龍。龍卽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爲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易得哉。臣聞皇上之諭。始則驚而駭。繼則感而悲。犬馬之誠。惟望端拱穆清。恭默思道。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不期仙而自仙。不期壽而自壽。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足以傷元氣。不可信也。帝覽之。大怒。逮繫鎮撫司。考訊久之。死獄中。

十九年春正月。上疾不朝。拜天玄極殿。二月。祈建宮禳三日。八月。萬壽聖節。建三臺夜醮。告天玄極殿。郭勛以方士段朝用見曰。能化物爲金銀。因以所化銀器進。上大悅曰。殆天授也。因授朝用紫府宣忠高士。薦其器於太廟。加助祿米百石。十一月。進陶仲文爲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事。尋加少保。禮部尙書。又加少傅。食一品俸。

二十年春正月。逮繫御史楊爵。下詔獄。爵上言曰。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今饑民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重委部臣。遠建雷壇。以一方士之故。腴民膏血。民何以得其所哉。執左道以惑衆。聖主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紱。賞及方術。保傅之位。坐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不足以當此貴。而畀之迂怪之徒。名器之濫。至此極矣。陛下以天縱之聖。爲上天元子。若遠宗帝道。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甯。安用此邪佞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福。

哉。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楊最言出而身卽死。近日羅洪先等以言罷黜。國體治道。所損實多。臣恐忠盡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遠於萬里矣。疏入。帝大怒。命鎮撫司長繫之。

二十二年春二月。段朝用下獄論死。初。朝用以黃白術結郭勛。千進。久之技窮。勛有罪繫獄。曾索勛賂。捶死勛家。斷役張瀾。復上疏瀆奏。帝怒。收送法司論死。宮婢楊金英等謀弑伏誅。帝曰。朕非賴天地鴻恩。遏除宮變。焉有今茲。朕晨起至醮朝天宮七日。醮之日。白鶴四十餘翔空中。羣臣賀。

二十三年冬十月。大同邊卒獲叛人王三。上曰。叛惡就擒。固義勇之效力。實神鬼有以默戮之。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餘如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

二十四年三月。建祈年醮朝天宮。秋八月。永和王知燠獻白鹿上壽。遂告鹿瑞於太廟。是時。上重箕仙。箕下亦命有司掩觝骼。出故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工部郎中劉魁詔獄。皆從之。爵。怡。魁甫出三日。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復逮獄如故。浹乞休。命錦衣衛遣校尉送原籍爲民。

二十五年秋七月。久雨。上曰。鹿瑞龜祥。游呈去歲。今朕辰日近。醴泉復出承華。雖聖賢不恃以怠也。而不可不敬謝。其自二十五日至八月。望舉謝。停封貢事。毋慢。八月。加封陶仲文伯爵。仲文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任一子尚寶司丞。

二十九年夏四月。加封陶仲文恭誠伯。先是。春不雨。上以問仲文。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楊武知縣王濂以罪坐絞。子策走京師。誣巡撫胡纘宗私隙。故入人罪。述纘宗迎駕詩有穆王八駿飛雲殿。湘竹英皇淚不

磨爲詛咒。上怒。逮訊久不決。至是因仲文言釋之。是夜漏下四鼓。大雨。明日傳旨封仲文。賜壽歲祿一千二百石。

三十年夏五月。復事鎮鹵法壇。先是。帝從陶仲文請。設立符鎮鹵法壇。嚴事之。曰。禡鹵魄。勿窺我邊圉。至是。帝以馬市成。俺答款塞。欲撤之。忽報鹵有異謀。帝諭羣臣曰。朕於十九日欲撤鎮鹵法壇。二十日卽有警報。玄威所至。亦不可忘。遂益敬事之。冬十月。邊吏獲叛人哈丹兒。陳通事。禮部上言二逆就擒。實賴玄貺所至。宜告謝雷靈洪應壇。行獻俘禮。從之。

三十一年二月。太上道君誕辰。建醮永壽宮九日。三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

三十三年秋七月。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吏部尚書李默。禮部尚書王用賓。左都督陸炳。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禮部左侍郎閔如霖。吏部右侍郎郭朴。吳山並直西內。撰玄文。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辭。願洗心滌慮。效馬革裹屍之報。帝怒曰。景和故出不祥語。當擬怨誅。乃革爵。安置崑山。時諸臣覬撰玄營進。景和獨不屑直贊。夏四月。舉祀高玄大典。止封停刑。工部尚書趙文華乞歸。以病請。上方修玄。禁奏疏。尤諱言疾。疏入。觸上怒。罷。

三十五年夏四月丁巳。命翰林院侍讀嚴訥。修撰李春芳並爲翰林學士。右春坊右中允董份直西內。撰玄。自是詞臣多舍本職。往往求供奉。希進用。九月。廢徽王載堉爲庶人。王善伺上意。上宮中有需。王輒先時獻。道者南陽梁高輔年八十餘。手甲長數寸。善導引。王厚遇之。進之上。拜散人。高輔謹有所賜。予皆辭。王使人求謝。不能應。王故煉女癸服之上。亦需此。高輔馳求。王不與。而王方自恣。興土木。詐稱張世德。

自走南京。市美女。事聞。奪爵。幽鳳陽。王聞之自殺。是歲。上睿皇帝道號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獻皇后號三天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孝烈皇后號九天金闕玉堂輔聖天后。掌仙妙化元君。上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後加號九天宏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玄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三十六年冬十月。玄嶽諸山獻紫芝。已而總督胡宗憲巡撫阮鶚御史路楷等相繼上者不可勝計。三十七年夏四月。總督胡宗憲獻白鹿。五月。復獻白鹿於齊雲山。帝曰。一歲二瑞。天眷也。命告謝玄極殿。太廟。以宗憲忠敬。陞一級。百官表賀。秋七月。禮部類進四方獻芝。凡千八百六十有四。詔更求廣徑尺以上者。

三十八年六月。以陶世恩爲太常寺丞。世恩以蔭歷尚寶少卿。爲言官所列。奪官。至是。仲文乞復子原職。帝命改爲太常寺寺丞。兼道錄司右演法。是時。仲文請假還里。帝下璽書褒諭之。遣錦衣千戶一人護歸。仍賜白金彩繒。以示眷懷。令有司歲時存問。

三十九年二月。浙江總督胡宗憲上汪直獄。上曰。玄祐也。命告玄極殿。而論宗憲功有差。已而宗憲獻芝草五白龜二。上悅。賜金帛。金彩鶴衣一襲。禮部請謝玄告廟。許之。不數日。白龜亡。上曰。天降靈物。朕固疑處塵寰不久也。十一月。乘一真人陶仲文死。仲文習祈禳術得幸。賜坐。稱爲師。然亦小心。憚帝威嚴。不敢他有所干。列爵五等。死諡榮康惠肅。以伯禮葬。隆慶初。奪爵。籍其家。

四十年二月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儼、奚鳳等往天下訪求仙術異人及符篆祕方諸書。十一月禮部奏四方進芝凡七百六十九本。命採五色盈尺者。淮王獻白雁二。賜金幣。帝曰：天降祥羽，其告廟。四十一年三月，萬壽宮成。宮災於四十年十一月，不二月而告成。宮中有壽源、萬春、太玄、仙禧諸殿，極其宏麗。上悅，加大學士徐階等秩有差。夏四月癸酉，方士鄆縣王金進五色龜、靈芝，授太醫院御醫。命成國公朱希忠告廟表賀。壬寅，大學士嚴嵩免。初，方士藍道行以箕幸，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箕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中官乃合方士啓示而後焚之，每答具如旨。上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則問其賢否，對曰：賢如徐階、楊博，不肖如嵩。上心動，會御史鄒應龍劾之。詳嚴嵩用事上曰：人惡嚴嵩久矣，朕以其贊玄壽君特優眷，乃縱逆子負朕，其令致仕。已而上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諭徐階欲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諫上曰：必皆仰奉上命，闡玄修仙乃可有再言嵩者。併鄒應龍斬之。嵩知上意密賂左右，發道行怙權及矯稱玉詔諸不法事，竟以妖言律論死。秋七月，內苑獻嘉禾一莖三穗者，兩穗者三十有一，羣臣賀。十二月辛酉，甘露降顯陵。松上守備太監張方奉祀，都督僉事蔣華等以進，上悅，告郊廟。

四十二年夏四月，嚴嵩上祈鶴文檢及法祕。嵩罷歸，至南昌。延道士藍田玉等爲上醮鐵柱宮。玉因以所藏名鶴符驗法書附奏。嵩、玉皆賞賚有差。秋八月，御苑龜生卵者五。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獻白鵲，言出自景陵。羣臣表賀。

四十三年三月，妖人李應乾等伏誅。應乾居河南之濟源，一目微眇，兩手涅日月字，懷衛間不逞者多附。

之陰鑄印章數百。太白旗數十。付徒衆爲符驗。約四月八日起兵。時山東宣大真順諸處妖人尤衆。互相煽結。而呂某者潛入京。以白社法惑衆。陰結無賴千餘人。其黨有以僞告身二帙。辟穀藥餌一裹。首告大學士徐階者。緝獲鞫實。奏聞。應乾匿山西久之。乃獲。俱伏誅。五月乙卯。桃夜降於御幄。左右云目空墮。上喜。修迎恩典五日。丙辰。桃復降。是夜白兔生二子。上益喜。謝玄告廟。頃之。壽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上以奇祥三錫。手詔答之。

四十四年春正月。帝不豫。帝注意玄修。先是。王大任奉命陝西。湖廣。招至方外士王金等。能合內養諸藥。姜儆奉命江西。廣東。亦得能通符法者。還復命。俱授翰林侍講。儆不自安。乞還里。大任仍在朝。不爲翰林所齒。上雖修玄。西內。而權綱總攬。夜分至五鼓。猶覽決章奏。自王金等以修鍊幸。與陶仲文子世恩希求恩澤。乃僞造五色靈龜。靈芝。以爲天降瑞徵。又與陶儆。劉文彬。申世文。高守中。僞造諸品仙方。養老新書。及以金石藥進御。其方詭祕不可辨。性燥熱。非神農本草所載。帝服稍稍火發。不能愈。然儆竟得遷太醫院使。世恩。太常寺卿。金。太醫院御醫。文彬。太常寺博士。三月。方士熊顯。趙添壽各進法書數十冊。帝令留覽。賜冠帶銀幣遣還。添壽又進法祕。乞留靜虛觀祈咒。五月。方士胡大順。藍田玉等伏誅。初。有藍道行者。以方術見帝。帝頗信之。已而事敗。下獄死。胡大順者。故陶仲文徒也。亦以事敗斥去。希復進用。乃僞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以箕授者。用黑鉛取白。名先天玉粉丸。命其黨何廷玉齋至京。時嚴世蕃已敗。乃資以賄。因道行徒藍田玉遇內侍趙楹獻之。帝曰。旣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等遽謂帝念之也。遂與羅萬象者詐僞旨。徵大順至京。更名胡以甯。薦於帝。具奏求圖書及建宮地。及至。則大順也。帝惡之。時

宮中屢有氛孽。田玉等遂以爲藍道行下獄故。至此欲以動帝。帝頗惑之。以問徐階。階力言大順小人。不畏法紀。而田玉尤甚。且宮孽已久。恐非道行下獄所致。帝悟。階又言田玉乃嚴世蕃黨。妄進白鉛。其意叵測。至妄傳密旨。罪惡尤重。帝乃命收大順等下訊。獄具。帝猶欲寬之。復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聽詐傳。他日夜半出片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於是併檻論死。八月。御几及褥各得藥丸一。躬謝太極殿。告宮廟。冬十月。戶部主事海瑞上言。陛下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敬聖之祠。瘞斥元世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謂煥然更始。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玄。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爲薄於夫婦。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子遺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陛下誤爲之。羣臣誤順之。臣愚謂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玄修。夫玄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聖之至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方外士。亦未見有歷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旣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臣聞伏羲御宇。龍馬圖河。大禹隨山。神龜書洛。天不愛道。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誣也。宋真宗獲天書。乾裕山孫奭諫曰。天何言。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擣。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脛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然則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玄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設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已。陛下誠翻然悟悔。日旦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

洗心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梟、變、伊、傅、周、召之列。內之宦官、宮妾。外之蔭恩、敍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內廚、內庫。下之寶物、貨賄。多有無事而積者。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節省間耳。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振作間耳。陛下爲此非勞也。民熙物洽。薰爲泰和。陛下性中真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縣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爲諛。小臣畏罪。面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疏上。帝大怒。命逮繫瑞。下鎮撫。交城王表柚得白兔於藐姑射山。撰頌以獻。賜金袞。

四十五年春正月。上久病不痊。諭大學士徐階。欲幸承天。拜顯陵。取藥服氣。階奏止之。是年冬。帝崩於乾清宮。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一念倦倦。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至奸人誑惑。自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卽釋復職。穆宗踐祚。釋戶部主事海瑞於獄中。逮方士王金、陶倣。申世恩、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下詔獄。論死。

谷應泰曰。宋臣李沆之言曰。人主當知四方艱難。不則土木禱祠次第並作。而伊尹之訓太甲。亦曰酣歌恆舞。時謂巫風。此皆豫大之良規。嗣王之炯戒矣。世宗起自藩服。入繼大統。累葉昇平。兵革衰息。毋亦富貴吾所已極。所不知者壽耳。以故因壽考而慕長生。緣長生而冀神舉。惟備福於箕疇。乃希心於方外也。爰考初政。卽設齋宮。及其末年。猶餌丹藥。蓋游仙之志。久而彌篤。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方其前星未耀。玄鳥方來。瑤筐誕祥。高祿有應。世宗信之。欣然以天神可降焉。於是命道士邵元節爲致一真人。金銀象印。

陪祀南郊。風雨靈壇。職司祕錄。而且祠神紅玉。分諮詔使。享天青爵。召視重華。雖黃帝憑五城以授神人。漢武寵文成以延方士。未爲過也。繼又召真人張彥頤。設金籙大齋。則有白鶴降庭。卿雲捧日。去天尺五。幾於呼吸可通矣。然元節身死。玉棺不來。彥頤宅火。噀酒不滅。而世宗之意。冀遇其真。復召陶仲文者。拜爲神仙高士。徐市旣去。更用盧生。混康以還。復徵靈素。卽蓬萊之想。愈殷。祈年之觀益麗矣。乃若旋風四繞。則行宮果災。疑獄初平。卽春霖早霈。以至白鹿一雙。獻於浙地。紫芝千本。貢自荊州。又且雲氣降於圻壇。綏桃來於御幄。比之建章宮中。芝房露掌。玉律園裏。幡節樓臺。以今準古。史不勝書。宜世宗之甘心於此也。雖其後段朝用下獄被戮。胡大順。藍田玉等。以次伏誅。不過少翁牛腹致疑。辛平玉杯得譴耳。而仲文死後。更訪異人。羈縻弗絕。一至此乎。更可駭者。世宗清虛學道。不御萬幾。奸嵩擅權。二十餘載。二世居深宮。而趙高柄國。徽宗稱道君。而蔡京專政。陰行蠱惑。吾無責焉。至於周瑯。鄭一鵬等。諫之於前。楊爵。海瑞等。爭之於後。而永嘉再相。同游撰詩。貴溪典禮。充壇監醮。豈王旦附會祥符。寇準依阿乾祐。爲國大臣。澳溺宜爾耶。然而世宗初御。括燬佛金。燒除佛骨。海內喁喁。想聞聖學。而乃於佛則絀。於道則崇。崔伯深不事胡神。更奉天師。孔祭酒詆訶佛法。心存道黨。較長絜短。卽二氏何擇也。究之金石燥烈。鼎湖既有龍升。王陶論死。雲中不乏鷄犬。語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又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吁。可慨也夫。

卷五十三

誅岑猛

世宗嘉靖五年夏四月。姚鏌督師討田州指揮岑猛。按廣西諸土族。岑氏爲大。自稱漢岑彭後。國初。元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帝嘉其誠。設田州府。令伯顏爲知府。子孫世襲。三傳爲岑溥。溥二子。長琥。次卽猛。宏治六年。琥以失愛弑溥。土目黃驥。李蠻發兵殺琥。嗣位未定。而驥與蠻構釁。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以猛襲其父官。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入田州。濬猛族也。亦土官。兵力方雄。兩江泊至田州。李蠻拒猛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濬留之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釁十五年十月。濬襲攻陷田州。僞以其族子洪守之。猛走免。十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濬。戮之。并誅洪。改思恩爲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得復爲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蠶食傍郡。自廣嘗自言督府有調發。願立功。冀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衆譽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討之。猛兵大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賊平。金疏猛功。稍遷指揮同知。猛冀復知府秩。授官不愜初意。遂怨望。驕蹇。督府使又不得曩者厚賂。多譖猛不法。猛亦恃兵力。陵轢鄰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史盛應期惴猛。冀得猛重賂。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遽再疏請征猛。制曰。可。至是。鏌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參議胡堯元爲監軍督之。

九月。岑猛奔歸順州。知州岑璋誅之初。猛聞大軍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鏌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猛婦翁岑璋歸順州知州也。以其女失愛於猛。素憾之。欲乘間擒猛自爲功。乃誘猛走歸順。先是。軍門令諸土官有能擒猛者。賜千金。爵一級。畀

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之。又恐璋爲猛婦翁。或黨猛。召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得實以復。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吾欲遣說之。藉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爲世讐。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以死泄漏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果喜迂。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耶。臣默然。佯爲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闊。故迂道來。何嗔也。稍語。須臾復歎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沈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我過耶。臣曰。無之。璋曰。鄰壤有所控訴。將逮勘耶。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內。跪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卽死耳。君何祕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卽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爲自脫計。卽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亦族不悟。猛取吾女。讎視之。吾何暱焉。吾欲殺猛久矣。無聞也。臣曰。君心如是。盡目列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病。留傳舍。亟遣馳詣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效。希儀許之。遂陽使追臣返。以其事白。鏌。鏌喜。乃不備璋。岑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以姻故。遣兵千人助之。實爲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爲內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衆。田州兵驚潰。希儀斬邦彥。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圖興復耳。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

館盛供張。列侍美女。地遠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曰。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爲變。幸緩五日。當捕致之。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真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醵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醵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問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爲邦彥。旣敗死。次邦佐。邦相。出亡。邦彥側室子曰芝。方襁褓。匿民間。諸惡目韋好。陸綬。馮爵俱被擒斬。惟盧蘇王受未授首。捷聞。論功行賞。錢請置流官治之。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六年五月。盧蘇王受反。有自右江來者。言岑猛實不死。糾安南莫氏入寇。陷思恩矣。藩省旦暮當不保。於是靖江諸宗室倉皇出奔。人情惶懼。藩臬諸司素銜姚錢者。又倡言猛實未死。錢爲歸順所紿。御史石金聞之。遂劾錢攘勦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得。并思恩而失之。帝大怒。落錢職。以王守仁代之。先是。錢上言田州遺黨復叛。再乞集兵勦捕。軍興。錢穀相應議處。帝命動支廣東司府帑庫金錢。不得自分彼我。致誤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錢候代。偵知思恩未陷。欲徵兵擒蘇等自贖。乃徵廣西諸司議事。而銜錢者紿郵吏發檄交誤。各以檄誤不至。錢竟不獲集兵而去。

七年春正月。王守仁將至田州。調集湖兵數萬人南下。諸土目皆憚之。守仁乃自弢晦。示以無事。及抵南